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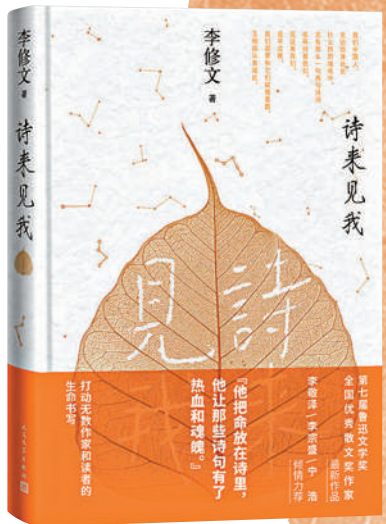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古典詩詞的別樣解讀

李修文 《詩來見我》 把命放在詩裏

2020年春天，武漢籠罩在疫情之下。在整個江城情緒局促的時刻，湖北省作協主席李修文選擇通過寫作一本對詩詞理解的書，安頓自我。日前，這本名為《詩來見我》的散文集已面世。李修文說，作為一個血肉之軀，他感受到了詩歌對自己的安慰。

李修文在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，對於一個中國人，無論身處在什麼樣的境地中，總有那麼一句兩句詩詞在等待着我們，見證著我們，或早或晚，我們都要和它們破鏡重圓，互相「指認」彼此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帥



▲李修文著《詩來見我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。



掃描QR Code
上大公網瀏覽
更多讀書資訊

人物簡介

李修文，作家，影視編劇、監製。著有長篇小說《滴淚痣》《擱綁上天堂》及散文集《山河袈裟》《致江東父老》等。曾獲魯迅文學獎、茅盾文學新人獎、南方文學盛典「年度散文家」獎等多種文學獎項。現為湖北省作協主席、武漢大學駐校作家。



▲湖北省作協主席李修文。

《詩來見我》中不少篇章裏用來「註解」詩詞的故事素材，取自李修文以往多年擔任影視編劇、監製的親身經歷。戈壁沙灘、邊陲小鎮、村間闖巷、寺院片場，這些天南地北的角落擴寬了他的筆底疆域。

「這些年中，奔走了不少地方，漸漸地，覺得自己其實行走在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蘇東坡走過的道路，內心裏的那些困頓之感，也早就被他們書寫過了。」李修文向大公報記者介紹，如此，再去讀詩詞，它們已不僅僅是課堂上的學問，而是種種人生種種感受結晶而成的「舍利子」，它們就是我們的生命本身。《詩來見我》寫下的古詩詞並不多麼晦澀，格外親近那些從遭際深處長出來的、形似一飯一蔬般親切實在的詩句，它們一直在生活裏不斷得以呈現，這種自然地想起，也才是真正拿自己的肉身「閱讀」了它們。

作為「鏡子」「鞭子」「武器」

在李修文看來，詩詞像身份證一樣，無論走到哪裏，都有那麼一兩句話等待着來指引、印證。當你走投無路，四處碰壁，白居易有名句「任從人棄擲，自與我周旋」；當你與友朋依依惜別，唐人陸龜蒙的詩「丈夫非無淚，不灑離別間」湧現出來；當你頭髮已白，蒼老漸至，不要緊，還有一句元朝詩人韓奕寫的詩：「相逢喜見白頭新，頭白相逢有幾人」。

「詩之於我，是鏡子，是鞭子，是手裏的武器。」李修文說，就像晨起之後的對鏡自照，唯有照過了，才知道臉該洗了

鬍子該刮了。也如在山梁、月亮和風沙苦路做成的鏡子裏，我們看見了自己，在那裏，我們吞下了苦水，也喝到過苦水盡頭的蜜糖，歌笑哀哭，喪亂流離，盡在其中。

何以說，那些詩也是「鞭子」？李修文解釋，當身陷在各種悽惶與荒廢裏，又或在旁顧左右與自暴自棄之時，它們劈啪作響橫空而來，對準了我們狠狠地抽打，使苦役現形，令人知曉無可遁逃，但也讓人更加抱緊倖存的肉身去應對更多魔障。至於「救命的武器」，則當每個普通人處於「吾喪我」的關口，那些詩又常常會像菩薩示現一般從天而降，可以當作賴以護身的刀槍劍戟。

詩的背後是人

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對《詩來見我》評價：「讀此書，便知道，古人的詩其實不在書裏，在我們的命裏」，「修文談古詩不是鑒賞不是學問，他與古人白刃相見、赤心相見，他把命放在詩裏，他讓那些詩句有了熱血和魂魄」。著名導演寧浩也表示，在李修文如畫般的文字中，流淌出滿滿的蒼生、慈悲與熱血。

李修文警惕自己與生活失去了真正的聯繫，抑或者可以說，他一直提醒自己要不斷去創造真正的生活。

在他看來，所有詩人背後都站着一個活生生的人，他們發明了自己和世界平起平坐的可能，寫作者也靠生活和寫作的不斷廝磨、對抗、屈服與不屈服，創造了自我。

面對災難 詩當「藥引」

熱愛
寫作

李修文對大公報記者坦陳，在武漢疫情之中，他其實懷疑過寫作《詩來見我》的必要性——「面對這麼大的災情，寫這樣一本書有何必要？」但他很快「原諒」了自己：所有的災難，其實都不新鮮，它們無非是更換了模樣來到了我們的生命中，當我們被迫需要面對它們時，是否有可能從那些偉大詩人的筆下尋找到自己的拐杖、武器和藥引？

「之所以這麼強烈地想寫作，還是因為之前中斷了太久，那個想寫作的我實在被憋悶得太久了。」李修文說，所以哪怕現在在路上，只要有念頭，就對着微信裏的自己去說上幾句，然後回頭再去整理，「從來沒有像現在如此熱愛過寫作，每天早晨一睜眼睛就想寫作」。

在李修文看來，一方面，所謂「文章千古事」，其真義之一，大概就是一代一代都有人需要去文章裏安頓自己。另一方面，人道是「草木一秋」，當草木易色，有一些人已從這個時代掉隊，「寫下的百無一用之字，這一份不值一提的薄奠，既獻給那些不知道名字的花，也獻給那些不知道名字的死去的人。」



▲寫《詩來見我》這本散文集的時候，李修文正處於2020年冬春之交的武漢。

自我 和解

有詩加持 知喪而不認喪

在《詩來見我》中，李修文着重提到韋應物和羅隱兩位詩人的遭遇。韋應物出自高門大戶，13歲中進士，安史之亂後從此開始流落四方，妻子元蘋去世更是雪上加霜，韋應物大量的詩集雖然都在表達如何悲憤煩悶地養育兩女一兒，但是沮喪之外仍認真地讀書生活。寫出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愁」的羅隱看起來也很「喪」，但是卻格外認真地參加過10次科舉，不斷對抗「貌古而陋」（指長相極醜陋）的命運。

李修文認為，詩人中年之後的沮喪，恰是正視了生活為何物。偉大詩人的一個共同點，就是他們在「貨真價實」地用生命體驗，而非用空泛的情緒去支撐；既然無法迴避，那就平和樂觀去面對。如蘇軾一般，在每一個貶謫的地方都看得到高懸的明月，能夠看到江海裏的波浪而安於「江海寄餘生」，在荊棘叢生瓦礫遍地的荒蠻之地「東坡」，開墾種田自食其力。

「每個人都會有非常焦慮的時刻。我們的生命不是來什麼都能隨之起舞的，也招架不住。」李修文指出，讓詩歌以及詩人們的遭遇來貼合我們此時此刻的生命體驗，看看詩人是怎麼度過焦慮的，從而「知其喪而不認喪，迅速在遭遇中完成了自我和解」，這才是這些詩歌千百年來不斷鼓勵我們的根本理由。

首部散文集。《山河袈裟》是李修文的首部散文集。



遊歷
四方

身體丈量河山 筆底充實有物



▲李修文在《致江東父老》中記錄下很多典型的、平凡的「中國面孔」。

不久之前，李修文在敦煌拍紀錄片《文學的日常》，攝製組人員驚奇發現，他聽得懂當地人的每一種方言。在村裏路過一群打榆錢的人，李修文就跟他們探討榆錢的吃法，老鄉說：「好嘛，現在就到我家去吃嘛！」

「我所有的欲望，都建立在寫作上，建立在對自己還能繼續寫作的期待當中。」李修文對大公報記者說，幾乎每一天，當他和落腳之處的主人們開始聊天，寫作的願望就會被強烈地喚醒，因為每一個人的故事都讓人震驚，這種震驚感讓他覺得幸福。

梳理李修文的作品，寫作對象既有落魄的民間藝人、與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、過了氣的女演員、流水線上的工人、刑滿釋放的犯人，也有做苦力的泥瓦匠、在醫院前靠輸血賣錢的「血頭」……這些人散落在天南地北，是李修文遊歷四方的交識，也正是這些交識，讓李修文覺得自己化身為了一個「礦工」，放眼看去，處處皆是可以深挖的「礦山」。

李修文說，如果要從古代詩人那裏尋找什麼有用教義的話，就是拿身體丈量河山，和大地，和他人，和真正的一草一木建立一種深刻的聯繫。他要求自己，要把自己還原為一個「貨真價實」的生活中的人，而不是一個僅僅關在書房、被過度專業生活「閹割」的人。經歷是不用去積攢的，它們是本能，但要有拿肉身體驗去驗證每個字詞的勇氣。

新書推介

《你是誰？我是誰？ 解讀人心的筆跡秘密》

為什麼總是對未來感到迷茫，不了解內心的自己？我有哪些天賦？到底適合哪個行業？身旁的另一半，是對的人嗎？她可以成為我的閨密嗎？抑鬱、焦慮，是內心生病了嗎？透過寫字，就能變得快樂？

《你是誰？我是誰？解讀人心的筆跡秘密》作者林婉雯相信「見字如見人」，一筆一畫，都反映著豐富的內心世界。在這本書中，林婉雯分享了許多筆跡心理分析的方法和個案，帶領讀者透過筆跡，了解最真實的自己。



《物·畫·影：穿衣鏡全球小史》

從凡爾賽到紫禁城，穿衣鏡是否為東西方聯合創造的結果？從怡紅院到養心殿，鏡屏如何引發中國人關於真與幻的文學和藝術想像？

從歐洲到全球，穿衣鏡攝影模式怎樣在世界範圍內流行起來？從程式到主體，攝影師和藝術家如何以鏡子表現個人身份和主觀意識？

有座架、可移動的落地玻璃鏡被發明，並通過跨國貿易在世界上海流通，物

品、繪畫和攝影由此在全球歷史進程裏串聯起來。帝王、藝術家、作家和民眾在與鏡像相關的視覺聯想和藝術創造中，構建出繁複無盡的時空幻想，既參與著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件，又總是映射著超乎現實生活的信息。

《物·畫·影：穿衣鏡全球小史》是美術史家、芝加哥大學教授巫鴻的全新著作，運用豐富視覺材料，講述穿衣鏡在全球流通中的故事。

